

隱居通議

卷九至卷十四



隱居通議卷九

詩歌 四

南豐劉

堦起潛著

黃希聲古體

君不見游塵著空生九州人其中懸兩眸楊花化萍
無根帶風消水長東西流江南下溼人易老過盡歲華
還草草長留白日照人間楊柳浮生轉枯槁毬文帶繞
千花黃青蛾攢眉眉細長莫言一尊千萬壽乃翁身命
屬渠手長安城中鬼笑人水底紙錢能不朽今人不見

隱居通議卷九

一讀書齋校書丙

古人心古人不見今人事天上若無長生人卽是古人
都盡死金鳧銀雁滿江湖神光夜夜開黃壚年經月緯
三百卷平生欲作何人書古人去去留不得我些古人
三太息今人莫叱山石牢更後千年人不識此吾盱黃
希聲所賦長歌行也粹美精練意高味長近世江西詩
人鮮有能及此作者又有題二喬圖詩曰龍翔下卷江
東土孫郎初得喬家女喬家本自重曹瞞隻鷄斗酒空
酸楚襟情正用留阿瑜尚得人前稱肺附百年王氣竟
銷沈妙寫丹青嬌欲語香閨擲管記何書竝滯芙蓉按

花譜那知不是未嫁時本末無從勘形史詞人多事管
閒愁銅雀紛紛底歌舞儘強被髮向黃墟只與東阿傳
洛浦此篇流麗醞藉可爲前篇之亞希聲名文竄自號
看雲早以春秋學魁鄉舉下第則游縉紳閒以箋啟四
六爲吳運使子良趙觀文與憲所知當是時荆谿節齋
之名滿天下希聲藉以爲重淳祐庚戌乃以詩經擢進
士科趙公知臨安辟以爲酒官旣而舟歸次嚴陵灘覆
溺失屍聞者悲之有看雲集數十卷尤長於詩詩尤妙
於長歌行同時鄉里以詩名者碧澗利履道登白雲趙
隱居通議卷九

二 讀書齋叢書丙

漢宗崇嶠俱爲社友然品格俱不及公贛之寧都有蒼
山曾子實原一撫之臨川有東林趙成叔崇懌亦同時
詩盟者也

利碧澗詩詞

利履道登嘗於臨川道上得詩云晚覺儒冠誤力耕已
不任風雲入書史日月送煙林古來一日養人子百年
心清風滿天下欲棲無寸陰太息復太息孤雲生暮岑
興致高潔非江湖可跂及也履道嘗有所屬意者中更
睽阻賦玉臺體數十篇以寄興其好句如羸馬前山東

復東沈沈窻戶鎖愁紅春風一把相思骨又落江南煙
雨中濃綠千竿潛欲流春風疑只在池頭相思一夕天
相似望斷西南四百州九工長短句嘗有水調曰相聚
不知好相別始知愁筍興伊軋穿盡斜照古平洲今夜
荒風脫木明夜山長水遠後夜已佗州轉覺家山遠何
計去來休酒堪沽花可買月能畱相思酒醒花落五更
頭長記疎梅影底一笛紫雲飛動相對大江流此別無
一月一月一千秋此詞極涵婉沈細其自況詞有云花
外潮回劔邊虹去撫寒江千里意氣又豁然矣賦虞美
人草云當時養士知何許總把降幡去漢家王氣塞乾
坤一樹盈盈不爲漢家春意度彌佳佗詞盈帙麗語層
出但兒女情多終傷正氣耳履道家盱城之西門以禮
記擢第仕止寧都尉

趙白雲詩

趙宗丞崇嶧字漢宗自號白雲山人居南豐爲人清俊
灑落富有文采超然爲宗籍冠嘗賦詩云壯老互淪謝
百年如奔霆競將無窮憂勞此有盡形生時一幻化死
卽歸杳冥亦有賢達人視死如未生亦有醉夢人旣死

心未平逆旅朝暮閒八風無時停擾擾安足計熙然慰
吾情賦古意云阿母帶兒出兒行自回皇兒不倦行路
遣兒心內傷問兒何所傷兒語不敢詳將兒雇織作不
忍織鴛鴦賦松柏有云松柏生高岡不依貴者門松柏
長青青却蔭貴者墳生非門墻交而與丘隴親此等皆
思致不羣超出世俗文德殿早朝云苑墻當北斗宮樹
近朝陽龍翔宮云地闢金光界龍飛析木津指麾開輦
路祠祀拜元辰天近雲光煖花濃雨脈春君王自仁壽
閒殺華封人皆妙句也佗如漢月通江白秦雲入塞黃

隱居通議卷九

四讀畫齋叢書丙

鷺依江渚冷雁入楚雲深湖海三生夢乾坤一寸心天
形低赴海潮勢直通吳月入星辰大山明天地秋詠梅
云大雅終不羣古心應自許對之鄙吝消疑是黃叔度
凡此皆一時傳誦者嘗監豐儲倉直冬至災異與陳文
定公宗禮相繼拜疏言鄭丞相清之輔政非材又攻巨
闕廬董乃當時竊弄威福者既入畱中尋以言去國自
是直聲聞天下久之起監都進奏院累遷至大宗正丞
卒於官平生工字學尤善作數尺字筆法遒勁江浙名
扁多出公手子撫州史君名必岳亦世其傳真名父子

云

陳文定公詩句

謹爾內毋飾乎外衆慧爾愚難乎羣隊且埽地焚香觀
自在此千峯先生陳文定公自贊也殊有意味蓋公平
生務內之學於此可以概見公名宗禮字立之高簡清
嚴不混流俗其在韋布時極貧苦然能抗節自守授徒
之外絕不輕以一武詣人人亦嚴憚之年四十有二始
爲淳祐甲辰廷對第三人風裁峻整聲動海內其爲廣
東提刑也駐司韶州州之皇岡有虞帝廟嘗題詩云南

隱居通議卷九

五讀畫齋叢書內

國熏風入帝歌至今遺廟只嵯峨一天曉色懷明哲四
野春光想太和存古尚瞻虞袞冕撫時幾換禹山河海
濱樂可忘天下解寫靈明是老軻蓋景定初也時鄂圍
初解江淮甫定賈師憲挾勳入相有虞慮者爲監察御
史摘幾換山河之語箋注幾字作平聲上疏劾公謗訕
又吳丞相潛爲師憲所嫉貶之循州公行部過循與吳
廣和有曰山川半爲蠻煙累人物多因謫籍香慮并訐
其詩師憲怒爲取旨鑄其官責居永州踰年而後放便
雖以詩得禍而其名逾高自永再召寢顯貴歷言路瑣

闕禁班經帷出帥廣東入拜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
甫兩月薨於位贈官加賻哀榮始終太常議諡文定云
公世居商豐千緱故自號千峯素慕韋蘇州仕宦所至
埽地焚香而坐爲詩多仿韋體其山行詩曰川原綠已
張春去今何在深樹涵幽姿微雲弄晴態禽聲互酬應
林霏閒明晦漸遠人蹟稀清音自虛籟晚出詩曰落日
山氣清歸禽噪林杪意行忘遠近吟過深煙表灑灑水
縈田幽幽雲反嶠忽聞鄰寺鐘沿途發長嘯曉行有曰
披衣起遐征微茫認前路哀鴻天際雲殘月水邊樹此

隱居通議卷九

六讀畫齋鼓書丙

等皆俊楚殊迫真也文章亦多佳議論蓋以歐曾爲宗
者持節廣東日於憲司作一亭名之曰東風自銘之有
曰我亭斯兌厥位面震爰挹天和庶濯吏忍匪曰殘之
於以閑之匪曰賊之於以格之又曰毋曰天遠毋曰習
頑越嶺入海皆人其閒旣曰人矣吾兄吾弟汝罪汝刑
予德弗貳施諸彼罔憾揆諸我無恫則雖刑官也何害
其爲東風語意俱到絕可愛也愚昔喜而誦之甚習亂
離憂患省記不全矣憶嘗侍公席閒論文公曰近世文
章如玉臞軒所作行雲流水亦自可采然公此語愚不

解也王實之特狂士其文叫呼促迫無溫潤深沈之氣
非中和碩大之聲公當俛視斯焉取斯初南豐先生曾
公以碩學鴻文師表一世歿且一百年易名禮缺公寶
祐立朝因轉對爲穆陵言之得諡文定其後公薨亦諡
文定異哉

雲舍趙公詩

窮居無與娛弱子戲我右寧知千載前不是桑榆友今
爲骨肉親結愛豈不厚不知後千載當復如此否且盡
人間事幽遠非所叩此趙次山必呂所作飲酒詩也次

隱居通議卷九

七讀畫齋叢書丙

山爲白雲翁名子年甫十七登進士第需次杜門二十
年不仕博極羣書爲詩文敏贍而有風骨嘗讀虛齋易
通以爲其旨未究遂盡取諸儒易說參會考訂削其不
合於道者而一以三聖爲旨歸別作易傳多出新意以
發先儒之所未及宏齋先生包公恢見而大異其說歎
曰是有功於吾易也年近四十始爲江西運使矩齋曾
公穎茂辟置荐歷幕府以至班改作邑登朝出守撫州
會長江失守時事已變制置使黃萬石寓治於撫閩郡
不咸竟爲黃所擠奪其郡符以與參謀官任君弼翊龍

次山遂歸里俄而盱撫以城迎降次山避地於贛未幾鄉寓公吳允文浚奉密詔以江西招討使舉義反正結約次山協謀興復戰不利允文奔漳州爲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殺次山解兵隱汀州之畚中踰年以疾終其諸子死於兵疫無存者僅存一女可哀也夫次山幼強記該洽善辨論每講說經史及古今詩文輒累千百言成誦無凝滯中年以後工唐律鍛鍊精深絕出風雲月露之外平生著作極多兵禍無一字存矣其在贛也猶閒道寄子一曲感慨國事其詞曰倚西風招鴻送燕年華

隱居通議卷九

八讀書齋叢書丙

今已如客青奴一餉貪涼夢昨夜酒紅無力愁似織聽鳴葉寒蟬話到情無極舞衣春入歎帶眼偷移琴心不斷襟袖舊時窄紅塵陌誰寄佳人消息任佗珠網瑤瑟金釵兩鬢霓裳曲總是浪歌閒拍長夜笛且慢析輕勻畱醉酒壚側煙青霧白望殘照關河晴雲樓閣何處是秋色味其語意悲憤深矣佗文多不記憶尚埃博采當續書之

蜡社歌餘

蜡社歌餘者吾鄉詩人黃伯厚載詩集也伯厚自號玉

泉爲京西提刑寶章朱公夢吉之壻以詩得名於嘉熙
淳祐閒受知於丞相鄭忠獻公清之仕至廣東兵鈐以
卒其集中有鍾馗觀鬼鬪蟆圖傳誦一時然由今觀之
未足爲妙其妙者惟陪侍丞相安晚先生宿覺際寺夜
遇大風可畏遂賦大篇曰船頭落日如血紅客言今夕
當有風空山夢回刺骨冷續被無力身如弓但聞紙窗
響窸窣初憶空廚飢鼠出忽然扉戶競開闔猶謂偷兒
入吾室須臾歛作號怒聲鼙鼓百萬漁陽鳴室廬動搖
地欲轉林木震吼山如崩噫嘻異哉那有此欵枕恍惚
疑夢寐應是錢塘醉未醒翻海胥濤騁遊戲或者客寓
紫塞旁鐵騎赴敵古戰場不然此處安樂國何遽隍阬
猶乘航起來穴牖目如割平湖已捲千自雪乃知跋扈
是飛廉似妬晚來客饒舌因思前年到黃岡朔風搖江
驚斷腸驍將忍凍骨比鐵壯士力鬪身如湯此身彷彿
臨臯上一感還生百惆悵長安貴人正酣眠日高尙戀
銷金帳東窗未白雞未啼相公自起燒松枝此篇紆徐
蒼勁讀之殊有深味其絕句則過長安渡有日重來已
過十番秋更十番秋欲白頭無限舊時心裏事青山殘

隱居通議卷九

九讀畫齋藏書丙

照水東流贛州道上見上墳者曰翠樹青煙笑語稠家
家領客醉松楸老翁哭子氣欲絕行到前邨更轉頭又
曰攫祭烏鴉噪晚田草芽新染綠如煙墓頭寂寂蟲鳴
急惟有春風舞紙錢此數詩予自十二三歲時已識其
妙常常口之不置也又有讀舊彙叢吹集一絕曰鼃吹
兒童事重開已汗顏更須畱近作待過十年看亦自有
味其律詩如題大洪山曰地當平曠易爲山故得崔嵬
漢沔閒雲霧涌來無下界樓臺浮起在中天開窗時見
雷霆出隱几閒看日月還更有鐘聲最堪恨南風時到

隱居通議卷九

十讀書齋叢書丙

八陵邊隨州沙谿詩曰石路崎嶇石瀨鳴峯巒回合小
原平桑麻積雨肥春隴雞犬一邨喧晝晴田婦共攜中
飯去樵童相喚上山聲邊頭今有江南景十數年來不
用兵題峴山曰向來陵谷尙依然放眼高臺萬象還南
國一池襄漢水中原千古鄧唐山斜陽淡淡飛鴻沒芳
草萋萋戍馬閒前代英雄亦何許棹歌日日過滄灣此
數詩亦可味也鬪螭圖詩雖不爲粹亦漫錄於此以見
存古之意誰惟鄴都扁逸此魔十二相羣鬪螭供戲劇
綉墨何從拂其迹兩雄鬪於前四鬼相視欣欣然小螭

對睨擁雙鄰，筠籠一蟻跳。欲出前者羞，壯一力肩後者。
引索檄於拳髯翁，磬折目勝負。突眼老嫗探頭覷，就中
黃叟如蹲鴟，破帽長袍吾老馘。隻眼直下看，不市諸鬼
樂。與吾翁狎四丁，更與蟻之魁疾馳。不能壓欲積蟻肥，
於豚怒於虎張頤。縮項誇相顧，昔時唐宋失天經。妖蟻
會搯天眼精，今魔視蟻細。於螳魔若跳梁，那可指羣陰。
膠凝互掀翻，六鼈頂戴愁顛連。但能伐魔旣厥類，芟夷
妖蟻談笑耳。僂妖之事馘，所司何獨反。與爲兒嬉，不惟
失職縱姦究。鬼禍如蟻將，及爾參軍參軍。其然乎，或者
隱居通議卷九

士讀畫齋叢書丙

好事丹青圖，諒應馘笑玉川子。誅蟻未誅骨，先苦風悲
雨。淒天地愁蟻，鬼正是相雄。秋僅餘一目，不可搯我曷
不可相娛。說會聞隔簾，歌鬪竈山鬼性命摧。紅牙此篇
規模布置意，度抑揚亦非庸材所能及。第時失之麤，且
結句苦不緊峭，故不得卓然名世。

鄧月巢遺藁

吾鄉前輩鄧子大有功心事，粹夷詩材清婉。嘗有玉山
道上一絕曰：玉谿谿上雨聲乾，日暮東風客衲寒。數樹
梅花吹作雪，行人猶自倚闌干。其情致殊蕭灑，又嘗客

信豐寄余詩曰怪得寒鐙昨夜花五更歸夢倏還家多情兒女傷離別爭挽征衫問鬢華又曰魚苗客子去成羣野笑狂歌慢慢行三十里頭齊頓住聞官早過吉州城又曰錦衣戍卒豎霜矛彈壓鹽丁過嶺頭三月間韶堪歎息南中還是一年憂又曰嶺南咫尺莫如虔和煖嚴寒別有天一夜詩魂清到骨曉霜封却釣魚船凡此皆寫當時之景而不待雕鑄自然成韻平生所作甚多家學斷絕無能存其橐者今所錄徒得之疇昔所記誦而又缺落不完如此重可歎也公喜作詞賦點絳脣曰

隱居通議卷九

士讀善齋藏書

捲上珠簾晚來一陳東風惡客懷蕭索看盡殘花落自把銀餅買酒成孤酌傷漂泊知音難託悶倚闌干角又嘗賦過秦樓一曲曰燕蹴飛紅鶯遷新綠幾陳晚來風急謝家池館金谷園林還又把春虛擲年時恨雨愁雲物換星移有誰曾憶把一尊試酌落花芳草總成塵蹟
頰自笑流浪孤萍沾泥弱絮有底困春無力銀屏香

煖寶簾波寒又負月明今夕往事夢裏沈思惟有羅襟淚痕猶溼柰垂楊萬縷不繫西風白日詞旨流麗富於情者也少舉進士累試禮部不中以恩補迪功郎爲撫

州金谿尉得年七十以卒後學尊稱之曰月巢先生子
近得月巢遺藁謾摘一二錄於此予後公三十年而生
公不以輩行前予雅相愛重時與倡酬予見公氣象和
平所謂德人之容使人意消故嘗喜親公噫死生之隔
久矣擘卷懷舊爲之愴然予兄太史公揆屢試禮部不
中晚以恩補迪功郎監建康府糧料院寶祐丙辰以薦
者特召爲史館校勘時年七十有六矣子大以詩賀之
曰秋堂風露聲吾伊青鐙一點昏雨眇蟬魚蠹紙老白
日未識心字包黃義麟膠飲盡霜兔泣儂花鬪葉紛奇

隱居通議卷九

三讀書齋藏書內

姿少年輕裘舌秦衍俾睨六印京塵緇平生眼底厭糠
粃自對春風樂沂水搜奇抉怪問子雲載酒歸來成獨
醉金刀喜有南鄰翁曾吹藜燄丹霞峯白雲滿榻呼不
起斜日倚杖酣秋空紫皇一夕下綸旨細祓丹鉛勘文
字會將一語贊陽秋高入九天卑九地聖朝勛業琬琰
儲不獨焜燿冰銜書兩朝蒐輯摩日月往往呼喝羞庭
衢廬陵健筆人莫贖南豐瓣香竟誰續西江浩浩流古
今莫遣白頭愧青竹又送曾子華游贛曰丈夫達有遇
出令走千里焚香玩太空宴坐塵不起云胡子曾子不

自樂沂水風煙挾兩袖足跟尚芒履持被直承明三省
良未已觀君氣如虹接浙亦可美昔年子長游落筆妙
信史三蘇出岷峨文章仰歐子此行崆峒巔萬事寧足
侈鬱孤有奇觀佳句公摩洗子生事斗室出若畏瀾蠡
長安歌狹邪神鼎鑄螭窮通匪同途動靜實一理時
止復時行願與參此義

隱居通議卷九

隱居通議卷九

隱居通議卷十

南豐劉堦起潛著

詩歌五

鴻泥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畱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此東坡集律詩第一首，蓋和子由澠池懷舊也。注云：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此詩若繩以唐人律體，大概疏直欠工。然鴻泥之論，真是造理前人所未到也。且悠然感慨，令人動情，世不可卒爾讀之，要須具眼。

漱玉亭

東坡先生蘇文忠公題廬山漱玉亭詩云：高巖下赤目，深谷束悲風。劈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此等句語雄奇峭健，宜必有超軼絕塵之句以終之。而其末乃不過曰：願從琴高生，脚踏赤鯉公。手扶白芙渠，跳下清冷中。且意度卑甚，殊無歸宿。與起句如出兩手，豈非坡公天才橫縱肆筆成書，非若拘謹者以排布鍛鍊爲工故若是。

隱居通議卷十

一讀畫齋叢書丙

耶是以朱文公嘗論坡公作歐陽公文集序首云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此數句可謂偉甚而未乃云詩賦似李白敘事似司馬遷則首尾輕重殊不相稱然則此獨非老先生文章之微瑕歟老杜則不然

林艾軒評百家詩

艾軒云百家詩抹一過只有孟浩然踏著實地謝元暉陶元亮輩人名不虛得也母怪杜子美每每起敬子美豈下人者如孟東野劉賓客韓柳數家又如韋蘇州劉長卿等輩皆不在百家數中却別有說

隱居通議卷十

二讀畫齋叢書內

後邨論詩有理

後邨序竹谿林公希逸詩有曰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入宋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閒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閒艾軒先生始好深沈加鍛鍊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疏精掩麤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爲遲晦竹谿講比其師稟乾

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巖密窘狹中見紆餘天下誦之曰
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後却經義策論之有韻
者一句最道著宋詩之病然其自作則亦有時而不免
豈知而故犯者邪遲晦二字亦道著艾軒之病

劉五淵評論

太白以天分驅學力少陵以學力融天分淵明俛太白
而差婉山谷跛子美而加嚴

晚唐學杜不至則曰詠情性寫生態足矣戀事適自縛
說理適自障江西學山谷不至則曰理路何可差學力

隱居通議卷十

三讀畫齋叢書內

何可諉寧拙毋弱寧核毋疏茲非一偏之論歟

刪後詩四家淵明詩之佛太白詩之仙少陵仙佛備山
谷可仙可佛而儼然以六經禮樂臨之雖有作者莫可
及矣

詩家門戶李黃微若可尋陶杜未易湊泊而陶爲尤甚
故李杜視陶又有分數

融騷選唐者半山駕騷選以軋唐者黃陳混騷選以汨
唐者梅歐蘇宋詩視唐爲雜南渡後爲尤雜

唐自少陵外大抵風興工江西作者大抵雅頌長

古詩一變騷再變選三變爲唐人之詩至宋則騷選唐
錯出山谷負脩能倡古律事寧核毋疏意寧苦毋俗句
寧拙毋弱一時號江西宗派此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
方劑也近年永嘉復祖唐律貴精不求多得意不戀事
可豔可澹可巧可拙衆復趨之由是唐與江西相抵軋
楚騷詩變也而六義備樂府騷變也而興頌兼後世爲
騷者比而已他義無也爲樂府者風而已興頌無也
古詩已不能禁風雅之不變刪後有作可求備乎此選
與唐百家不害至今傳也

隱居通議卷十

四讀書齋藏書內

山谷工用事雄說理江右由是成派其究雅多而風少
少陵讀五車倒三峽吐驚人泣鬼之句俗獄岳陽眞能
籠乾坤萬里於一詠之內千古吟人望洋興歎及坡谷
以道眼評之見趣又別坡稱子美凌跨百代古今詩人
盡廢然陶謝高風亦少衰矣山谷贊杜曰煎膠續弦千
古無至落筆九天上一語則屬之陶何哉

山谷旣以落筆九天贊淵明其自述則曰蒲團日永鳥
吟詩鑪薰一炷細參之猶欲傳蘇州心印至坡老直謂
李杜雖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陶謝高風亦少衰矣

惟韋應物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
悲夫二公豈非才雄學贍追方李杜有餘而退羨陶韋
不足方將造忘言之妙而悲麤滓之不盡化歟

奇韻

近見有以口

原本缺字有作狻者與下
狻字亦罕見有用句不合

字爲韻者古今

詩未有押此一字蓋甚新也狻字韻亦罕見有用者予
近有詩曰羽燾金章映坐狻或亦謂其稍新

趙信國桃符句

趙信公葵鎮淮揚日有桃符句云日耀旌旗開大闔風

隱居通議卷十

五讀畫齋叢書丙

傳鼓角到中原後句甚佳是時余制帥玠鎮蜀亦有桃
符句云威行玉斧山河外春在金符掌握中可以相埒
唐裴晉公度守東都劉賓客禹錫賀詩有曰萬乘旌旗
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闔偉尊壯可備桃符也按玉
斧事乃宋太祖開基時闔輿地圖偶持玉斧因以柄畫
其分界今省記不全玉斧非刀斧也乃金杖子約長四
五尺以片玉冠其首人主閒步則持之猶今柱杖之類
神祠中素繪儀從猶或存此

杜牧之湖州詩

嘗讀太平廣記載杜牧之湖州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
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滿枝
今觀麗情集則曰自恨尋春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
如今風擗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大意雖同而前詩
似勝若論紀實則後者爲是尚當求杜集正之

柳香

近見臨川葉宋英有贈行詩曰柳香何處春風店酒醒
月明聞杜鵑絕愛其興致清婉後見太白詩有云風吹
柳花滿店香乃知有所自來特未知柳果有香否

隱居通議卷十

六讀書齋叢書丙

蠶蛾詩

記兒時嘗聞人誦蠶蛾詩頗有思致今猶能記閒爲諸
孫誦之曰自家纏裹一堆堆鼎沸方知身是災僥倖成
蛾還棄擲更教明歲早歸來蓋江南土俗每遇蛾糝卵
後卽送之長流祝曰蠶蛾兒蠶蛾兒明歲早歸來

義試詩

往昔江南承平時鄉里諸齋閒出題示學者賦絕句考
殿最有極精巧者是時俱名曰義試詩嘗鈔錄成帙亂
離失之今猶記其一二有湯清伯賦夾竹桃曰芳姿勁

節本來同綠蔭紅妝一樣濃我若化龍君作浪信知何
處不相逢又某人賦蒲萄月曰春藤上架翠成窠顆顆
光凝晚景多疑是紫宮開夕宴結成珠帳待常娥賦孔
明草廬圖有曰南陽高臥屈將軍往事畱傳水墨昏莫
訝軸閒茅屋小箇中藏得漢乾坤雖只體貼描畫然妙
處自不可泯革命後曾唯仲賦草意有曰輦路淒淒隔
歲華王孫望斷怨天涯庭空煙雨無人管那有閒情襯
落花傷時懷舊令人悽然又贛曾蒼山嘗賦楊妃鞞曰
萬騎西行過馬嵬凌波曾此墮塵埃莫言一曲香彎小

隱居通議卷十

七讀書齋叢書丙

踏轉開元宇宙來

韓陵陽論晚唐詩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不可今人作詩雖
句語軒昂止可遠聽而其理則不可究此陵陽韓子蒼
室中語也允謂深中宋詩之病近世劉後邨亦謂宋三
百年人各自集詩各有體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
非詩也二三鉅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皆至論也
其後劉須谿則又云後邨所短適在於此可發一笑

琵琶亭詩

諸呂家於江州仕宋累朝窮富極貴中外鼎盛及北兵
至自文煥而下相率納款無一人抗節報國其後有題
詩於琵琶亭者一日呂老見之揮淚其詩曰老大峨眉
負所天尚畱餘韻入哀弦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
過別船語意深婉信佳句也且有關於世道或云燕五
峯右丞偕龍麟洲謁呂文煥酒酣命麟洲賦詩以琵琶
亭爲題麟洲賦此譏之呂老納賄請改賦旣而好事者
流傳

義燕詩

隱居通議卷十

八讀書齋叢書丙

金會昌五年田器之帥師沙漠有燕子巢其土屋秋社
前戲以帛題詩云幾年塞上負艱危何事烏衣亦此飛
朝向沙場如有故暮投茅屋似相依君憐我處來迎語
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
用蠟封裏繫於其足至泰和四年移上黨幕府時已十
年忽於合翠堂見雙燕一飛戶牖一棲硯屏器之見其
足有所繫解之得舊詩遂繪爲圖當時吟咏甚富今師
孟郎中乃器之嗣賢也復求諸公賦之予欲效顰而未
能也姑記其事

弔李冑齋詩

相士葉秋月誦北人崔參政弔潭帥李冑齋詩曰一夕
司空撫御牀祖龍未死國先亡只緣西楚無堅壁致使
南州總戰場湘水一川骸骨滿冑齋萬古姓名香我來
不見先生面獨對西風醉一觴

無名好詩

嘗記人誦一二詩皆好而不知其姓名上元詩云天碧
銀河欲下來月華如水浸樓臺誰將萬斛金蓮子漿向
層城午夜開茶詩云山谷雲濃春雨多曉來四野布干

隱居通議卷十

九讀畫齋叢書丙

戈鎗旗不染匈奴血甯與人閒戰睡魔又感時一首云
莫厭追歡買笑頻沈思離亂可傷神閒時屈指從頭數
得到清平能幾人此唐末五代時人所作讀之殊愴然
也

釘詩

宋開慶己未丁大全緣宦者董宋臣得相不慝人望江
西路分繆萬年賦釘詩以刺之大全大怒繩以法配化
州其詩云頑礪非銅剛樣堅寒炕纔離亟趨炎十來槌
打隨成器一得人拈却逞纖不怕斧敲惟要入全馮鑽

引任教嫌休言深處難抽拔自有羊躑與鐵鉗

一豆腐詩

宋咸淳閒吉州龍泉縣有賣豆腐王老者年八十有六平生朴素不識字忽呼其子告以欲歸令代書豆腐詩曰朝朝只與磨爲親推轉無邊大法輪碾出一團眞白玉將歸回向未來人言訖坐化詩意亦有味也

夢中得詩

叔長秋麓先生無子以外族仲弁汝素爲後旣卽世仲弁本生家曰兄曰弟盤踞於其室晨夕香鐙弗顧也一

隱居通議卷十

十請畫齋齋殿書內

夕秋麓見夢仲弁有怒色索紙筆遂書一詩示之曰花邊臺榭柳邊城此日相逢各自親曾憶當年燈下語如今辜負隴頭春詰朝仲弁焚香謝過遷其若兄若弟別室仲弁涕泣與予言之予謂世人云夢生於想子平日不學非能吟者心想之所不至今詳格調句法甚類生前之作則幽冥之怒深矣孰謂有死生之分哉

揚州上元鐙詩

賈似道鎮維揚日上元張鐙客有摘古句作鐙門詩者曰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衆稱其切吾嘗

以爲此必葑州廖瑩中所爲也唐人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又唐人登第詞曰揚州十里小紅樓盡捲上珠簾一半皆本郡事也

山谷達論

山谷有短句云三公未白首十輩擁朱輪只有人看好何益百年身但願身無事清罇對故人此達者之論足以警世

賦詩誤用事

南唐李後主煜崇信浮屠法刑政多弛有司奏死刑若

隱居通議卷十

士讀畫齋爲叢書丙

遇其齋日則於宮中佛前然鐙以達旦爲驗謂之命鐙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近世臨川曾景建極賦金陵百詠有曰五詳三覆始施刑明滅蘭膏豈足馮可惜當年殺嚴續無人爲益決囚鐙按續字與宗馮翊人徙家廣陵因父蔭仕南唐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以不附宋齊丘爲元宗景所知兩登相位盡忠不貳後以言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後主以其國戚遣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衰正辭氣忼慨不及其私翼日卒諡曰懿續

始終全美未嘗被殺也曾公大詩人亦不免誤用事

隱居通議卷十

隱居通議卷十

上讀言齋敬書丙

隱居通議卷十

公大詩人亦不免誤用事

隱居通議卷十一

南豐劉 壘起潛著

詩歌 六

興亾歌詠

漢高帝大風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宋太祖咏日出之詩曰欲出
未出紅刺刺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擁出大金盆趕退
殘星逐退月陳後主之詩曰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
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南唐李後主之詞曰櫻桃落
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又曰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
煙草萋萋迷合四君之所作而論之則開基英雄之主與
亾國衰弱之君氣象不同居然可見

詩句寫太平

李文定公昉禁林春日詩有曰一院有花春晝永萬方
無事詔書稀歐陽文忠公送田秦州詩有曰萬馬不嘶
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文忠公和熙河帥蔣穎叔
上元詩有曰永夜出游從萬騎諸羌入看擁千層凡此
皆可想見昔日太平氣象每讀此詩令人慨然

隱居通議卷十一

一讀畫齋叢書丙

吟詠誅姦

一代之亾必有一誤國者爲人所指目見於吟詠自唐
以來賦者多矣雖機軸不免相同然誅姦諛於旣死誠
千古之一快不可議其蹈襲也如唐彥謙詠文惠宮人
云認得前家令宮人淚滿裾不知梁佐命全是沈尚書
李泰伯覲詠漢宮云哀平外立國權分只爲當時乏嗣
君試問莽新誰佐命祇應飛燕是元勳鄭毅夫獬詠范
蠡云十重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
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趙漢宗詠張麗華云陳事分明
屬綺羅香塵吹盡井無波行軍長史何勞怒次第論功
妾更多子叔長秋麓翁咏陳後主亦云晉王前殿賀平
陳從此江南雨露均四百年閒重混一誰知江令是忠
臣宋之失國賈似道爲之也余竊嘗爲之詩云三百年
餘歷數更東南萬里看昇平黃金臺上麒麟閣混一元
勳是賈生

半山詠楊雄

王荆公論楊雄云九流沈溺道眞渾獨溯頽波討得原
又云千古雄文造聖眞眇然幽息入無倫雄仕漢朝非

止州縣微官而已也美新投閣臣節不終律以名義蓋有疵焉而前輩諸賢亟稱之昌黎公以雄爲聖人之徒南豐曾文定公以雄爲合於箕子之明夷司馬文正公親注法言尊雄甚至水心葉公著習學記言譏評古今無全人矣獨於雄傾心焉今荆公之詠又以聖真許之諸老豈許其文學略其名節耶夫學者固將學爲忠與孝也雄大節若是雖學洞天人文貫經史抑末矣湘東金管不爲子雲屈也近世惟馬子才著論以聲雄之罪又有陳黯者亦有是言予不幸生非盛世逢此更遷目擊叛降滔滔皆是故於雄之事蹟蓋三歎焉近觀後邨劉潛夫詩話有一論攻雄之短劉蓋出於賈似道之門者其人固非名節士也乃識大義如此或者曰南豐先生合於箕子明夷之言不爲無見學者必知人論世而後可也當詳參之

半山讀蜀志

荆公讀蜀志詩云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向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夫曹瞞父子挾姦雄之資蓄篡逆之計弑帝后竊神器漢室之賊也稍負

志節者皆欲奮臂誅之昭烈帝室之胄武侯爲輔首扶
名義必報國仇雖大勲不成而魏之君臣畏蜀如虎終
其身不得奠枕萬世之下忠臣義士猶得藉此以維持
世教則昭烈懿識孔明盛心固與日月爭光矣荆公乃
咎其爲紛爭而俾爲求田問舍之舉何其闇於名義如
此朱文公嘗議司馬溫公作通鑑不應尊魏爲正統而
書諸葛亮爲入寇且曰使溫公在當時必去仕魏吾亦
曰使荆公在當時亦必從魏矣眉山李氏云公此詩於
理未安蓋興復之義天人所同不可以紛爭議之允謂

隱居通議卷十一

四讀書齋叢書丙

名言然反覆此詩其意蓋深痛劉禪之不克嗣業故歎
息於紛爭之徒勞也是又不得以辭害意矣

半山讀後漢書

荆公讀後漢書云黨錮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見幾微
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公之意蓋有取於
申屠蟠之知幾而深致歎於蕃武之蹈禍未爲非也然
蕃武忠君愛國辭嚴諍正不暇自卹故蹈危機其失在
於疏爾忠憤廩廩霜日爭嚴此豈可厚誣者人人如蟠
信明哲矣一諉諸天如王室何荆公持論多不猶人如

哀昭烈之興復謂其不爲許汜田舍之計惜蕃武之忠義謂其與天爭漢室之亡皆有感乎其言之也

唐宋詩意同

唐人詩云昨日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劉貢父云惟有南風舊相識徑開門戶又翻書荆公云閒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賀方回云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四詩意雖相近然論其自然則荆公貢父所作爲勝

又

隱居通議卷十一

五讀畫齋叢書內

唐戎昱詩云寒江近戶慢流聲竹影臨窗亂月明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荆公云三年衣上禁城塵撫事茫然愧古人明月滄波秋萬頃扁舟長載夢中身又云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南鄰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又有陳洙題御史臺壁云清朝無事諫章疏竊祿經年臥直廬惆悵平生不如夢春來三度到谿居後有崔球妻一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此數詩皆同一意若

其品格必有能辨之者

二詩懷舊

荆公題永慶寺雲遺墨後云遺骸豈久人閒世故有情
鍾未可忘陸放翁題沈園云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
蹤一泫然二詩皆懷舊感愴之意而陸失之露

半山絕句悟機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
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韓詩也荆公早年悟其機軸平生
絕句實得於此雖殊欠骨力而流麗閒婉自成一家宜
乎足以名世其後學荆公而不至者爲四靈

趙靈芝翁
靈舒徐靈

隱居通議卷十一

六讀書齋叢書丙

暉徐
靈淵又其後卑淺者落江湖風斯下矣荆公之子元澤
嘗有詩曰一雙燕子語檐前病客無慘盡日眠開徧杏
花人不見滿庭輕雨綠如煙殊有乃翁詩格然其人極
不足道

黃陵廟詩

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
亂山無主鷓鴣嘯此陸士規題黃陵廟詩也興致深長
殊有唐人標格然其人容秦檜之門有不足道者故其
名不傳

三賢堂題咏

嘉定閒袁韶以戶部尚書知臨安府大權酒利雖湖上
三賢堂亦令賣酒有題詩於壁者曰和靖東坡白樂天
幾年冷落江湖邊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袁韶辦酒錢
韶聞而媿之幾往賣韶史彌遠之黨聚斂臣也小人無
忌憚烏知三賢

謝君澤詩

杜鵑呼我我歸休陸有輕車水有舟笑殺西湖湖上客
醉生夢死戀杭州此謝君澤題於湖上之詩也時賈師

隱居通議卷十一

七讀畫齋校書丙

憲居西湖疑此詩譏已陰使人害之君澤覺急投身呂
師夔獲免君澤名兩信州貴谿人有文名兄君直名枋
得文筆尤奇健雖擢科第亦以素譏議賈中遭貶責仕
宦蹉跎而勁直不懼亦奇人也師憲以父忠肅公故且
緣賈妃得早貴盛年敷歷臺閫以至宰相穆陵晏駕受
遺定策拜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倦趨常朝自請於都城
外葛嶺初私第占湖山天下之景積富累貴窮奢極侈
旣猶以爲未足乃卽湖上創道堂殊壯麗日廬雲水道
人數百輩於中頻設齋襯覬得神仙焉嗚呼無厭甚矣

既爲相又求仙儻遂所圖是神仙可以富貴得而蓬瀛亦爲遁逃藪矣

誠齋詠徐孺子

誠齋先生楊文節公咏徐孺子云南州一高士東漢獨清風此兩句辭峭而意足無能及者繼云故國已禾女荒阡猶石翁則幾於刻畫不及前聯矣

謝法曹詩句

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此兩句見歐詩中注云謝法曹所作惜不知其何名蓋佳句也

隱居通議卷十一

八讀畫齋叢書丙

奪胎換骨

唐劉禹錫作柳州文集序云韓退之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崔謂崔瑗蔡謂蔡邕山谷咏張文潛詩亦用此意有曰鼉張班馬乎崔蔡不足云其善于奪胎換骨如此而世或未之知也

詠梅詩詞

病骨棱棱瘦欲飛業根猶墜愛梅非夢魂夜夜尋花去時帶寒香踏月歸此陳伯西詠梅絕筆也伯西吉之泰和人學楊補之作梅其酷嗜如師而得筆外意作推蓬

圖或半樹或一樹橫斜曲直莫不天成而詩尤清苦世
言補之未嘗作半樹梅惟伯西喜作半樹余藏補之醉
筆扇面後有玉燭新梅詞一闕補之自書筆法槎牙可
愛獨恨未見伯西梅耳其詞曰荒山藏古寺見傍水雲
開一枝三四蘭枯蕙死登臨處慰我魂銷惟此可堪紅
紫管不解和羹結子高壓盡百卉千葩因君今脩花史
昭華且莫吹殘待淺檻枯牀寫交形似此時胸次疑冰
雪洗盡從前塵滓吟安箇字判不寐勾牽幽思誰伴我
香宿蠶媒光浮月姊右玉燭新紹興乙亥歲子楊子所
作後三年當予亡命蕭水言同醉見予舉似急索紙而
恨無敲冰玉屑以備惡語予乘狂興信筆不覺盈軸他
日非具眼好事者勿輕予之永言頗頌略是語然永言
子孫衆多又以藥石積陰德必有高其門者應能爲我
入石以廣之冬十一月望鐙下補之書

窗閒句

嘗記何處窗閒有人書云近來黑白無分曉墨作梅花
賣得行句雖淺近亦有味也後始知爲蕭冰崖詩

唐宋及第詩

予舊嘗見壁間一聯云利市闌衫拋白苧風流名字寫紅箋甚愛之不知誰作今乃知爲王黃州禹偁賀人及第詩也唐進士科甚貴初登第卽以紅箋書名見人又唐薛能詩莫欺缺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飲來紅綾餅餒亦是唐新進士時事

觀邸報題詩

丹瑕先生張誠子自明嘗有一絕句云西風颯颯雨蕭蕭小小人家短短橋獨倚闌干數鷺匹一聲孤雁在雲霄前題曰觀邸報見者輒不解曰觀邸報而其詩若此

隱居通議卷十一

十讀書齋叢書丙

何也有一士獨太息曰此詩興致高遠眞得作詩之法何也彼以觀邸報爲題而其旨如此甚不難見風雨蕭颯興國事風塵也小小人家興建都錢塘僅得一隅也短短橋興朝廷無長策濟時也獨數鷺匹興所屬意者卑汚之人也雁在雲霄興賢者高舉遠引也當時必有君子去國故爲是語試以此意吟咏則得矣不然則詩與題奚關哉此蓋善于評詩者大抵詩以興意爲主是誠可爲作詩法

東坡詩句云近來天氣應難料向煖猶須御袂衣玉泉
黃伯厚亦有絕句云社寒比臘更清嚴花蘂蕭疏半欲
絨過手重裘猶得力莫將晴煖信春衫二詩意雖同然
論其醜籍則黃句爲勝

辨秋胡婦

秋胡婦一事顏延年首詠之有曰峻節貫秋霜近世豐
城陳壽父傑賦曰長且走縣薄盛年羞乞墦託身未分
明一隔五暑寒中堂幸有姑力養可忘年春月鷺事起
采桑道旁阡懷金者誰來解橐陳甘言此物奚至哉妾

隱居通議卷十一

士讀畫齋叢書丙

心炳如丹反舍尚三唾欣聞藁砧還胡然道傍金乃在
阿母閒嘗經挑桑婦還以奉慈萱歎飲豈不歡伉儷難
爲顏反覆重子污濯之清冷淵誠雖匹婦諒微義不猶
完又有寧都蕭立之等賦序曰秋胡婦事見傳記顏延
年作詩高之夫卻行道者之金信其潔矣然憤其夫之
說桑婦而卒以是死焉推此意也無亦類世所謂妬婦
者耶因歌之曰君家作婦五日強錦衾未煖鴛鴦牀阿
郎遽作遠游別五載菽水空襦裳采桑忽忽春風陌耶
歸相逢不相識探囊贈妾雙黃金妾心如水介如石阿

郎歸來坐堂前低頭相視默不言郎心如此不易保醜
君一死滄波寒稜稜峻節秋霜句斷簡風流映千古後
來一種可憐人却遣江津名妒婦陳號自堂蕭號冰厓
皆江西名詩人一取其義一疑其妒吟筆灑然皆足以
發所欲言之意然以予考之古或無此事特著書者之
寓言耳若以理推則新婚離別若少陵所詠近於征役
峻切勢不得已容有之也今秋胡子不過爲仕宦而往
陳非有迫促于其後者何五日而遽別邪王者之制新
婚者期不使雖官府猶諒其燕好方新而寬之况游宦

隱居通議卷十一

十一讀書齋叢書丙

之權遲速由已乎自魯至陳道路不至懸遠何至五年
而不歸獨不可謁告省其親乎旣婚五日矣猶不認其
妻之容貌非癡人乎夫旣曰癡矣路途桑女又何爲近
之是不癡也則未必不認其妻也旣別五年想其侍養
其紡績其理家叢挫不止蠶桑而已也當其采桑勞苦
備至顏貌必非若初嫁時矣以顛頓時猶出金桑下以
相挑引則新婚少艾又何遽舍而遠游乎考古如訊獄
必深求其情而後可意者古人創此一段奇事以警後

世而詩家取以作題目發吟思耳武成周書也去春秋

戰國同代而未遠又經聖筆親定孟氏猶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詠史

盱江李先生觀咏漢史有云試問莽新誰佐命祇應飛燕是元勲此意甚新後白雲趙宗丞崇嶠詠張麗華亦云行軍長史何勞怒次第論功妾更多詩意一同按隋書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率師伐陳以高頴爲元帥長史師渡江高頴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畱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畱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然隋之得以滅陳則麗華力也

又

漢成帝以淖方成爲披香殿博士時趙飛燕之妹趙昭儀方幸方成見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故白雲翁之詩曰甲帳初停燕子飛小雛相趁共差池春風吹水粼粼長又有披香博士知

五言絕句難工

五言絕句最難工蓋字逾少而意逾長乃爲有味近世

所刊有一二絕佳者如楊韶父古意曰江南望江北人
去竟難招春水無期約年年到小橋李商卿晚春曲曰
春欲歸何處流鶯也不知只應江上水暗與落花期姚
令威僧房晝寢曰薄薄簾櫳日陰陰殿閣風無人驚午
夢雙螭下花叢趙漢宗折柳詞曰行人須折柳折取最
長條明日天涯路無人看舞腰此數詩皆妥貼閒適有
天然自在之趣可以吟諷

詠墨梅

近世有詠墨梅者一詩云高結長眉滿漢官君王圖玉

隱居通議卷十一

十四讀書齋叢書丙

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又一云五
換鄰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金簾不著闌干角瞥
見傷春背面嗁評詩者謂去題太遠不知其咏何物簡
齋陳去非詠墨梅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
歸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曹元象云憶昔
神游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
輕雲薄霧閒評詩者亦以爲格調雖高去題終遠予謂
後二詩尚見髣髴前二詩委是懸遠然却是好詩只欠
換題目耳坡翁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亦可執此

語以自解

壘山自況

宋末賈似道柄國弄權已甚壘山先生謝枋得賦一詩
自況曰手撚琪花吹玉簫至人長與道消搖黃雲白鶴
無拘束閒看吳兒弄晚潮其婉婉沈著有唐人風致蓋
其自處亦甚高矣其傷時亦甚隱而切矣

隱居通議卷十一

隱居通議卷十一

五讀畫齋叢書丙

隱居通議卷十二

南豐劉 壘起潛著

詩歌七

文丞相采薇歌

文丞相天祥至公血誠捐軀死國忠義之節照映古今
固不以文章為存亡也然近日書市刊其采薇歌成帙
易其名曰吟嘯橐皆丞相戰敗後被執過北時詩實多
佳句謾摘於此亦可因其詩以知其心矣

出嶺同誰出歸鄉如此歸被執出南安軍作如此歸三字最有

隱居通議卷十二

一讀書齋叢書丙

深味今繆者誤刊作如不歸則意味索然矣

雲靜龍歸海風清馬渡江萬安晚渡

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寄里中友

風雨宜城路重來白髮新長江還有險中國自無人安慶

府

方誇金塢築豈料玉牀搖國體真三代江流舊六朝鞭

投能幾日瓦解不崇朝千古吳山恨西風捲怒潮魯港乃賈

似道漬師處此結句絕妙

健兒徙幽土新鬼哭臺城一片清谿月偏於客有情建康

蒲萄肥汗馬荆棘冷銅駝巫峽朝雲溼洞庭秋水波江行

有感

英雄遺算晚天地暗愁新真州

庾子江南夢蘇郎海上貧呈中齋

禾黍西風夢川原落日悲斯文今已矣來世以為期同

一彎流水小數畝故城荒回首江南路青山斷夕陽過伯

伯

芳草中原路斜陽故國情小情

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圍桃源道中

隱居通議卷十二

二讀黃齋轍書丙

野闌人聲小日斜駒影長崔鎮驛

家國哀千古男兒慨四方汶陽館

欲鞭劉豫骨煙草暗荒邱東平

土花開國舊風絮渡江前過梁門

更和天慙失回首慘嗁鵑同

芳草江頭路斜陽郭外邨池州

七言

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回越王臺

巡遠初無兒女態夷齊肯作稻粱謀黃金市

丹心不改君臣義清淚難禁父母邦

和泰

半生幾度此登臨流落而今雪滿簪南浦不知春已晚

西山但覺日初陰

隆興

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傷誰飛從今別却江南路

化作嗁鶻帶血歸

金陵

眼裏游從驚死別夢中兒女慰生離

秋早

江海無情游子倦歲年如夢美人遲

起晚

客情恰與秋俱半人影何如月倍圓

中秋

青牛過去關山動白鶴歸來城郭荒

蒼然亭

隱居通議卷十二

三讀畫齋叢書丙

古體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

云云

我爲綱常謀妻子不得顧

過淮河

衣煩露自乾鬚寒冰欲凝將軍戴鐵笠壯士敲金鐙

發宿

遷

自別張公子嬋媛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世稱風流我

游彭祖門來弔楚王闕問樓在何處城東草如雪蛾眉

代不乏埋沒安足論因何張家妾名與山川存自古皆

有死忠孝長不沒但傳美人心不說美人色

徐州燕子樓

長陵有神氣萬歲光如虹有時風雲變魂魄來沛宮

沛縣

歌風臺

軒冕委泥涂衮繡易氈毳百年雜醜好始酌四方志

潭發

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

平原

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

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芒芒煙草中原土

公死於今六百年精忠赫赫雷行天

同前

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元德已千年青煙繞故宅道

隱居通議卷十二

四讀畫齋叢書丙

傷為揮淚裊回秋風客天下臥龍人多少空抱膝

樓桑

世以成敗論操懿真英雄

孔明

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事東門長嘯兒為避一頭地何

哉戴若思中道奮塘臂豪傑事垂成今古長短氣

祖逃

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

顏杲卿

睢陽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為賊游說

張巡

子每讀文丞相詩味其情思想其風景令人悲不自勝

為之悵然廢卷竟日

文丞相人品科名官爵俱爲宋朝第一不必論其詩文自有與天同壽者然觀道體堂所刊文山集諸詩中惟棊詩四絕頗佳其一爲周子善言蕭耕山象弈能勝二劉不覺敗於子善子善又敗於我詩曰塘臂初來攬晚蟬那知黃雀沫饒涎王孫挾彈無人處一笑瑠盤屬玳筵其二爲耕山言老夫又敗與子善詩曰射虎將軍髮欲枯茫茫沙草正迷途小兒謾取封侯去還是平陽公主奴其三爲劉淵伯言所畏惟吾與子善耳詩曰坐踞河南百戰雄少年飛颯健如龍世間只畏兩人在上有高公下慕容其四爲劉定伯言與淵伯上下也詩曰擊柱論功不忍看築壇刑馬誓河山當年濯絳知何似只在春秋魯衛間此四絕雖是比體亦自兼興可以諷詠餘不及也又慶羅母百歲有一律曰麗日萱花照五雲升堂風采見乾淳蓬萊會上逢王母婺女光中見老人雨露一門華髮潤江山滿坐綵衣新只將千歲苓爲壽更住人間九百春詞雖直致意頗滿足猶記丁丑戊寅年間傳到一絕云丞相揚州城下所賦其詞慷慨激壯非佗詩人所能言也黯雲霏霧暗扶桑半壁東南盡雪

隱居通議卷十二

五讀畫齋叢書內

霜壯氣不隨天地變笑騎飛鶴入維揚

讀文山詩作

李明通謙思信州人也少以書義補入太學而論工策
尤工每試多占魁列當時策體爲之一變後累試積分
至優等上舍爲釋褐狀元授泉州推官歸時事改更隱
居鉛山近有錄至所賦一章筆力甚健名曰讀文山詩
作南人不識兩膝貴曲摺百態卑且勞斯人護膝不護
頭甘以頸血黏弓刀蝻胃孤憤劈不碎殺氣千丈纏旌
旄援枹親鼓盡南八背水更用蠶下鐻佇來祝墨吐神

隱居通議卷十二

六讀書齋叢書丙

語咄咄尚與天爭豪須臾赤日滅顏色元雲莽眈風按
搔或言巨靈收拾付眞宰讀罷拊臆生長號又言豐隆
列缺對愁絕疾指玉鞭鞭六螯雨瓢倒翻水怪舞斗極
橫軋天籟號憐伊肝膽苦復苦誓見曩日眞離騷劫灰
滿地莫挂眼蓬萊雖遠容輕舸長驅癘鬼尚堪戰儘閒
未許飛僊敖乃言廢興在爾不吾與吾死吾主吾焉逃
魯叟聞言拍掌笑斯人六經爲骨爲皮毛斯人卷取六
經去只將屬本傳見曹

艾軒吟詠

艾軒林公光朝詩不多別爲體壓卷如東宮生日詩頗富麗其詩曰北闕雲爲堞東明玉作宮猗蘭迎曉日僊掌倚晴空笙律隨鳴鳳朝儀趁彩虹黃麾初入杖青桂自成叢冠履分前後圖書考異同商盤如日擊義畫自心通慈燕來三殿驩謠在九功長秋傳夜飲京兆報年豐奕奕還嘉祐縣縣想建隆庶僚何所祝再拜續維熊又有癡頑不識字歌一首荅許叔節曰平生讀書如風過耳歲月共流轉如礮復如蠟一如人嚼蠟而不見其味又如弄孤杵連夜不成米又如過羊腸十步復一止

隱居通議卷十二

七讀書齋藏書丙

見君詩舌如竊怪怪奇如懸崖萬仞盤龍古樹枝又如生馬不施控而馳又如錦苔封幔硯山墮淚碑又如玉關客血生老犀衣盧仝孟郊骨已朽眼精頭顱孰傳授與君往還歲月久比來春風入我牖便覺庭前草木有生意跨蹇驢出古寺欲訪子雲問奇字想許公之詩必奇怪如盧仝輩故云爾生女一首曰貧家生一女蟋蟀催寒杵富家生一女煖風來玉樹富家生女纔及笄阿官門前新築堤貧家不生女飯牛小兒安得妻荆釵玉璫各隨分醉中之天無高低乞貓有曰寧可時時被

鼠煎狂猫一夜不成眠廣南六月官軍到見說人家斷
火煙送陳應求侍郎俊卿赴泉州序云昔侍郎蔡公嘗
大書於洛陽橋之上今侍郎過洛陽當摩挲此石也某
送別到惠安賦詩云百片牙旗水面長蔡邕題在刺桐
鄉十年柸酒開雲樹一樣官銜過洛陽我亦攜家緣送
客誰能埽地自焚香野橋衝臘寒梅白莫要登臨憶侍

郎

梅邊集

頃壬辰癸巳歲有臨川朱兄浚過訪出其詩曰梅邊集

隱居通議卷十二

八讀書齋叢書丙

以惠教予愛其流麗穩熟不作寒乞語爲跋其後已而
與之賡酬則與集中作大異豈謀野則獲與蒙被作文
性情各有所宜不然極愛之爲摘其句

七言律有云寺鐘城鼓兩相和共醉煙關感慨多堤柳

垂金春幾許檐花鳴玉夜如何

春夜西湖

西風落葉長安夢晚節寒華老圃心

京師九日

玉帳分兵賦采薇梅華吹雪上戎衣將軍意氣中江楫

丞相功名采石磯

送人
巡江

紅雲近處催班急只待春前奏凱歸

同上

蓬萊春思重雲上江漢秋情十載前

謝方碧虛

金寒霜氣山無虎劔動星光水有龍

平江虎邱山

皇帝當年第九春宮符仍詔刻麒麟軍容祭酒金臺客

國子先生鐵壁人

送吳制參赴麟閣

明明采石兵前樣參贊歸來卽近臣

同前

落花水煖千船聚芳草春深一鶴歸

南浦夜泊

米車已過塵迷路漁網纔收月滿船

枇杷亭

五言不多皆穩熟可觀如海燕故人意杜鵑游子心

次韻

故里千山隔終年一字無

訪舊

谿月知相憶江雲約共吟

隱居通議卷十二

九讀書齋藏書

夜船書一紙飛過赤楓林

寄友

幾州陵變谷經月雨爲霖

世事今如此西風動客心

秋日西湖

絕句有贈賣墨呂雲叔訪陳煙山詩曰僊宗傳訣自分

明未數當年老樹精一片紫雲光滴滴丹堦成就幾公

卿又曰蓬萊僊子世偏珍琮璧多攜問楚津若向積煙

峯下過殷勤傳語臥樓人都城初秋和趙京倅詩曰從

來美玉價連城結佩乘風十二京攜上峭嶸今有約好

畱彩筆調清平暑夢蟲蟲似醉中片雲挾雨過長空不

知秋色來多少分數煖涼卜晚風宇宙清愁望眼中誰

將涼雨借龍公秋風夜入關河迴破賊紅旗森曉空凡
此皆流麗不塵更增骨力便可名家矣

隱居通議卷十二

隱居通議卷十二

十讀畫齋藏書



此皆流麗不塵更增骨力便可名家矣

隱居通議卷十三

南豐劉 壘起潛著

文章一

古今類編

古今類編詩文如梁之文選唐之文粹宋之文鑑雖篇帙浩博可以考見累朝文字之盛然俱無統紀至近世眞文忠公編類文章正宗分爲四門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歌詩去取有法始爲全書足以垂訓不朽如宋初編文苑英華之類尤不足采或謂當時削平諸僭其

隱居通議卷十三

一 讀書齋叢書丙

降臣聚朝多懷舊者慮其或有異志故皆位之館閣厚其爵祿使編纂羣書如太平御覽廣記英華諸書遲以歲月困其心志於是諸國之臣俱老死文字閒世以爲深得老英雄法推爲長策以予觀之是惟無英雄爾果有英雄此何足以束縛之彼以繙閱故紙尋行數墨者謂之英雄寧不足笑邪當時如江南徐鉉號爲辯士之雄然猶不能使其國之不亡孰謂旣亡之後猶能逞異志而使亡者復存邪此好議者之過也又如文選諸詩乃昭明太子一時偶取入集初非立體而後世作詩者

乃創立一名曰此爲選體尤非確論

政事堂記

唐李華作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
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
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克一
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
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
可以擅間私仇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
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

隱居通議卷十三

二讀書齋藏書丙

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
不可以啟之於前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
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
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鈇鉞有鳩毒有夷
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
周公誅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
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
耳變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傾身禍敗者不可勝
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爲終身之戒毋罪斯記云此

記峻潔嚴健足稱名筆非後世時文語可及也華之名迹不甚大顯然此篇與弔古戰場文俱可傳誦

涪縣學記

自孔子沒到今千六百有餘歲然而道不離乎五常文不違乎六經夫子當衰周之際羣三千之徒異能之士踰七十人焉子路最長少孔子九歲耳顏子生後孔子三十年而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楚人公孫龍者最少孔子五十有三歲不知當時凡事孔子者長少竝列所見何學所慕何事陳蔡之圍至七日不火食而弦歌

隱居通議卷十三

三讀畫齋叢書丙

不衰孔子沒子貢廬於冢者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有餘室傳數世而諸儒講禮鄉飲大射必於其家廟習焉迨楚兵爭魯微甚矣終爲守節禮義之國漢王欲引天下兵加之卒不敢而反禮之然則孔氏之教狂簡之遺風也而可以僞爲哉夫知道者於文必知文固學之餘事也而今方以爲病何也以上乃蜀中涪縣學記論孔門文學一節頗有淵源忘其誰作謾錄備覽

歐公文體

歐公文體溫潤和平雖無豪健勁峭之氣而於人情物
理深婉至到其味悠然以長則非他人所及也嘗見其
天聖明道閒有一書與富文忠公責其久不寄書曰彥
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
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
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
幾道書此人最的宐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
下別時屢邀聖俞語雖書者於朋友間不以疏數爲厚
薄然旣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

隱居通議卷十三

四讀書齋藏書丙

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煩
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要約如此謂今別後
宐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歆
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
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尚不能勉強向所云云使僕何
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
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可語者思得足下
一書不翅飢渴故不得不切切也此書非特曲盡事情
而當時朋友真切之意尚可想見

跋華嶽題名

公又有跋華嶽題名碑寓意感慨讀之令人淒然其文曰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姪竝侍或寮屬將佐之戚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一年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隱居通議卷十三

五讀畫齋叢書內

公跋唐華陽頌攻破佛老之說尤爲有理其詞曰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其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工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必由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旣溺於此又慕於彼不勝其勞真可笑也

隱居通議卷十三

六讀畫齋叢書丙

跋顏師古等慈寺碑亦論佛老之惑曰右等慈寺碑顏師古譔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陳亡士薦福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善邪葢自古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予於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

隱居道議卷十三

七讀畫齋叢書丙

跋昭仁寺碑

跋幽州昭仁寺碑曰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陳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耳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反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譔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予所錄也治平

甲辰秋分後一日書

跋晉帖

跋晉帖議論亦佳其說曰右王獻之法帖子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鬲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逾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此論亦犁然當於人心

半山總評

我宋盛時首以文章著者楊億劉筠學者宗之號楊劉體然其承襲晚唐五代之染習以雕鐫偶儷爲工又號曰西崑體歐陽公惡之嘉祐中知貢舉思革宿弊故文涉浮靡者一皆黜落獨取深醇渾厚之作一時士論雖譁而文體自是一變漸復古雅南豐曾文定公臨川王荆公皆歐公門下士也繼出而羽翼之天下更號曰江西體論遂以定一時宋文遂與三代同風同時劉原父

亦善爲古文其作禮記補亡儼然迫真也佗作比曾王
二公則不及因讀荆公集愛其數篇抑揚有味簡古而
蔚慮或亡失因錄之

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
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
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
者惟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
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
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
得之世之學者至於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
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
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靈谷詩序

靈谷詩序曰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
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榎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
出而神林鬼塚螭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
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薄鬱積於天地之間萬

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趾君
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
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
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榎桺豫章竹
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
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游於山川之間嘯
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
誦於閭里佗日出其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王安石
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
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
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此篇蓋放韓文送廖道
士序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數十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
人善詩者之徒歟君竝楊劉生楊劉以其文辭染當世
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
叢麗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
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

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
汚者邪豈惟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
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
云慶歷三年八月日序此序深言崑體之弊

祭曾博士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亦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
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
雖知公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
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

隱居通議卷十三

十一讀畫齋叢書丙

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使然至其壽夭尚何憂
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
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
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精
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此文言死生之理辭意殊妙
千古不易也曾博士當是南豐先生之父名易占官至
太常博士

隱居通議卷十三

隱居通議卷十四

南豐劉 壘起潛著

文章二

南豐先生學問

濂洛諸儒未出之先楊劉崑體固不足道歐蘇一變文始趨古其論君道國政民情兵略無不造妙然以理學或未之及也當是時獨南豐先生曾文定公議論文章根據性理論治道則必本於正心誠意論禮樂則必本於性情論學必主於務內論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其

隱居通議卷十四

一 讀書齋叢書內

初見歐陽公之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趨理不避榮辱利害其卓然絕識超軼時賢先儒言歐公之文紆餘曲折說盡事情南豐繼之加以謹嚴字字有法度此朱文公評文專以南豐爲法者蓋以其於周程之先首明理學也然世俗知之者蓋寡亡佗公之文自經出深醇雅澹故非靜心探玩不得其味而予特嗜之其元豐類彙則覽之熟矣近得續彙四十卷細觀其間或多少作不能如類彙之粹豈公所自擇或學者詮次如莊子內外篇山谷內外

集之分歟其間如過客論則仿兩都賦如詔弟教則仿
容難僮約進學解如襄陽救災記則仿段太尉逸事文
公謂其多摹擬古作蓋此之類又有釋疑一篇亦仿西
漢文字前輩謂此乃公少年慕學借此以衍習其文耳
觀後聽琴序題趙充國傳題魏鄭公傳諸篇皆其妙者
蓋不可及也其上李連州書十五歲所作前集禿禿記
二十五歲所作公生於眞宗天禧己未歲至仁宗嘉祐
二年丁酉及第時年三十九矣神宗元豐五年壬戌四
月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九月二十八日母仁壽太
君朱氏卒公丁憂明年癸亥四月丙辰公卒於江寧府
年六十五歸葬南豐朱文公作年譜具載其本末如此

禿禿記

公之文源流經術議論正大然禿禿記則實自史漢中
來也此記筆力高妙文有法度而世之知者蓋鮮予獨
喜之不厭昔嘗交蜀中士大夫其論與予合一日與范
忠文家子弟評文誦此記甚習且云蜀文士多誦之余
因嘆西州之士猶能知曾文之所以妙而生南豐之鄉
者口耳乃未嘗及可不媿耶讀書無眼目何名爲士禿

禿記曰禿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畱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給告縣齊貲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期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爲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娼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閒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與其弟來欲入據其署吏遮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受租米趨歸粹挽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於州不直周氏

隱居通議卷十四

二 讀書齋叢書丙

訴於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爲覆周氏引產子爲據齊懼子見事得卽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搯其咽不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嚮水中乃死禿禿也召役者鄧旺穿寢後垣下爲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歷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

畱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遂以棺服歛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升倫買磚爲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刻其事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南豐縣學記

慶歷四年南豐初建學會魯公易占作學記略曰古鄉

隱居通議卷十四

四讀畫齋叢書丙

黨學校少長爲位以羣居教用六德行藝節用五禮六樂糾用八刑論用其鄉之老蓋本之道民成化故其士之入朝在鄉居家皆就法度而莫爲非此古之所以爲治傳子孫不殆也自鄉黨之制廢學校雖存者亦戾古其居無少長教無六德行藝節無禮樂糾非八刑論非其鄉之老不本之道民成化而主於辭故其士之入朝在鄉居家皆無法度而爲亦無所不至此後之所以不爲古也云云前輩相傳謂此記乃其子南豐先生十八歲少筆代公作也所謂不本之道民成化而主於辭一

語甚味蓋指科目辭章之弊而言夫武之弊削方鎮也文之弊徒尚辭也二柄旣失矣欲強且久可得乎

曾文宗西漢

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爲文章實宗西漢故王舍人震序其文曰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然予以劉向所作戰國策序與先生之序竝觀則勝於向蓋向之序文冗贅而先生之文謹嚴如曰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此等筆力劉不及也

喜似

南豐續橐有喜似一篇爲介甫作尊敬甚至及其得志則與之異故過王介甫歸偶成云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忤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

雜識

南豐續橐有雜識二三兵事多放史漢文可觀宋史備要多采用之

年譜序

晦菴先生雅重南豐之文爲之作年譜考訂精實又爲作譜序其文殊類南豐豈韓文公效樊孟意耶今錄於左

南豐先生者諱鞏字子固姓曾氏南豐人丹陽朱熹曰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歎何世之知公淺也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夫其所以重於世者豈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淺也知之淺則於公之事論之猶不能無所牴牾而况公之所以爲書者宜其未有以知之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非淺而妄與其可歎也已公書或頗有歲月參以史氏記及他書舊聞次之著於篇

年譜後序

丹陽朱熹曰世有著書稱公文章者予謂庶幾知公求而讀之湫然卑鄙知公者不爲是言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何如哉豈非徒以其名歟予之說於是信矣其說又以謂公爲史官薦邢恕陳無己以爲英錄檢討而二子者受學焉綜其實不然蓋熙寧初詔開實錄院論

次英宗皇帝時事以公與檢討一月免豈公於是時而能有以薦士哉其不然一也恕治平四年始登進士第元豐中用公薦爲史館檢討與修五朝國史其事見於實錄矣爲實錄院檢討而與修英錄於熙寧之初則未有考焉其不然二也師道見公江淮之間而受教焉然竟公時爲布衣元祐中乃用薦起家爲郡文學是公於史館猶不得以薦之况熙寧時豈有檢討事哉其不然三也一事而不然者三則公所以教恕者其在元豐史館之時乎未可知也此予所謂牴牾者斯人爲世所重自以知公故予不得不考其實而辨其不然者其書世或頗有以故不論著著其非是者焉

予考所謂斯人爲世所重者不知爲誰想在當時有權位故不敢斥言之也晦翁文字多稱紫陽今自稱丹陽未詳前序甚肖曾文後序差遠綜其實不然一語甚雅予極愛之後乃知出史記周紀贊中信知太史公語自是不同常人讀書皆泛泛耳似此一語誰復經心而老先生竟用之可見其心非泛泛者比

